

續焚書

上冊

(明)李贊著

續焚書

卷上

一

(書

彙冊

中華書局

李氏續焚書序

新安汪鼎甫，從卓吾先生十年，其片言隻字，收拾無遺。先生書既盡行，假託者衆，識者病之。鼎甫出其言善篇、續焚書、說書，使世知先生之言有關理性，而假託者之無以爲也。鼎甫亦有功於先生已！

澹園老人焦竑

讀卓吾老子書述

華亭洞初張鼐撰

卓吾死而其書重。卓吾之書重而眞書、贗書并傳於天下。天下人具眼者少，故眞書不能究其意，而贗書讀之，遂足以禍人。蓋人知卓吾爲後世著書，而不知其爲自己寫照。卓吾之面目精神不可見，而萬世猶能見之者，書也。

卓吾疾末世爲人之儒，假義理，設牆壁，種種章句解說，俱逐耳目之流，不認性命之源，遂以脫落世法之踪，破人間塗面登場之習，事可怪而心則眞，跡若奇而

腸則熱。且不直人世毀譽，生死不關其胸中，卽千歲以前，千歲以後，筆削是非，亦不能□其權度。總之，要人絕盡支蔓，直見本心，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朋友死交，武夫死戰而已。此惟世上第一機人能信受之，五濁世中那得有奇男子善讀卓吾書，別其非是者！今俗子僭其奇誕以自淫放，而甘心於小人之無忌憚，動輒甲乙筆墨，亂其手澤，而託言卓吾老子之遺書。夫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鑒定，則爲畫龍點睛；無根本者妄意標指，則爲刻舟記劍。嗟乎，我安得具眼之人讀卓吾氏之書哉！

或謂卓吾老子削髮奇，畜髮奇，髡而鬚髮奇，誦經而葷血奇，爲不知死則又奇。余謂此非卓吾老子之精神面目也。卓吾卽不髡，不葷，不刎死，奇固自在。然則卓吾之書益難讀矣。今葷而濁者，是學其髡，學其葷血而刀鋸以死也，豈不誤人甚哉！信矣，卓吾之眞書重也。眞書重而贗書可以無辨。

汪鼎甫示我續焚書及說書而並求作三教鈔序。余謂鼎甫報卓吾恩，須訂定其眞書，而列之目，傳於海內。雖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眞書不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書其語而

續焚書 讀卓吾老子書述

歸之。

時萬曆戊午秋七月七夕後二日書於廣陵舟中。

六

續刻李氏書序

鈞從先生遊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稱事先生之久者無如鈞，宜知先生之眞者亦無如鈞。顧鈞何足以知先生哉！則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與天下萬世人共知之也。

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飲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擯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歎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

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眞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眊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頰而心折焉。何若是感觸之靈通且異也！然卒以此不免，至自引決，則又非鉤之所敢知矣。

嗟乎，人誰不死，獨不得死所耳！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蓋先生嘗自言曰：「一棒打殺李卓老，立成萬古之名。」一棒與引決，等死耳，先生豈死名者哉！至於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釋，忌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釋且信，

忌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內無不讀先生之書者，無不欲盡先生之書而讀之者，讀之不已或並其僞者而亦讀矣。夫僞爲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氣，冒先生之批評，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世不乏識者，固自能辨之。第寢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耳食輩翕然豔之，其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先生之靈必有餘恫矣。此則鈔所大懼也。

蓋先生之書未刻者種種不勝擢數。鈔既不能盡讀，年來餬口將母，又不暇讀。今不幸先慈棄捐，困苦哀毀之餘，卽欲一讀先生之書而不可得，奈何！徒爾朽藏

以供笥蠹，是猶令日月不出而求熄燭火之光，不亦謬乎！此則鈞之大罪也。因搜未刻焚書及說書，與兄伯倫相研校讐。焚書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先生已自發明矣。說書先生自叙刻於龍湖者什二，未刻者什八。先以二種付之剞劂，餘俟次第刻之。

萬曆戊午夏仲新安門人汪本鈞書於虹玉齋中。

目 錄

李氏續焚書序

(焦 菩)

讀卓吾老子書述

(張 鼎)

續刻李氏書序

(汪本鈞)

卷一

書巢

答馬歷山

復馬歷山

與馬歷山

〔上 冊〕

與陸天溥

與焦弱侯

與友人論文

復陶石簣

與方訥菴

復陶石簣

寄焦弱侯

答友人書

復焦弱侯

與周友山

與方伯雨

復丘長儒

與焦弱侯

復李士龍

答劉敬臺

與周友山

與焦弱侯太史

與吳得常

答來書

答馬侍御

與耿楚倥

與城老

與耿克念

答友人

與弱侯焦太史

又

答李惟清

答梅瓊宇

與焦漪園

與耿克念

答駱副使

答周友山

與焦弱侯

與馬伯時

與潘雪松

與李惟清

與馬伯時

與焦漪園太史

復劉肖川

復楊定見

與劉肖川

與梅長公

與周貴卿

復夏道甫

與周友山

與夏道甫

復夏道甫

與焦弱侯

與友人書

寄焦弱侯